

文通事，不致因字而致歧义，使读者一目了然。——《说文解字》



求子记



# 纸婚 II

叶文若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 目 录

第一章 生孩子是个系统工程 .....	1
第二章 怀孕是场最艰难的考试 .....	76
第三章 婚姻是张纸，一辈子都是 .....	144
第四章 母亲所承担的，是上帝的职责 .....	225
尾声 .....	315
作者手记 .....	320
花絮：咚咚的胎教课 .....	327
读者评论精选 .....	331

# 第一章 生孩子是个系统工程

(1)

二十八岁这年，顾小影突然想要个孩子了。

真的很突然——就是某天早晨一觉醒来，她突然觉得，在自己热闹得趋于聒噪的生命里，只缺一个孩子。

那是夏天的早晨，时针静静指向八点半，顾小影站在阳台上往外看，只见天气晴朗，鸟语花香。不远处的草坪上有老爷爷、老奶奶在陪孩子们玩耍，宿舍区外的马路上有上班族行色匆匆、摩肩接踵……这些，都是她喜欢的热闹。

然而，又分明很寂寞。

到这时，她那本来任职于省委办公厅秘书处的丈夫管桐，已经在距省城四百公里外的蒲荫县挂职了一年多的副县长。当初走的时候说这个挂职期限也不过就是两年，两年后有人会被留在当地继续提拔，有人会平调回原单位……那么现在掰着指头算算，还有不到一年就要熬到头。

可是，看看管桐那副敬业的劲头以及从来不服输的秉性，顾小影都不知道，期满之后，他真的会回来吗？他甘心回来吗？

站在阳台上回头看，不过六十平米的两居室内虽塞满了家具，但仍然显得空荡荡的。

这一年多里，顾小影就自己守着这么一间缺少男主人的房子，简单规律地过日子：作为一名大学教师，她本来也不需要每天去上班，所以绝大多数时间还是在家里看看书、备备课、写写论文，一边复习考博一边写点小说换点零花钱……

也不是不寂寞的：昔日的好友大多都是朝九晚五的上班族，周一到周五能够出来碰面的机会少之又少，即便到了周末，好多人也有自己的安排，所以指望和朋友们常聚会也不现实；父母都在距此城五百多公里的 F 城工作、生活，距离退休还有五六年；公公婆婆则在距此城三百多公里远的 R 城务农，无论儿子和儿媳妇怎么动员，就是不来 G 城这个省会城市生活，理由是“又没有孩子，我们去了也没事做，

还不如在乡下种点地赚点钱”……啊……孩子……又说回到这个话题了，顾小影真是有苦难言。

其实，就在不久前，顾小影还坚定地认为二十八岁是个很年轻的年纪：在大城市里，二十八岁还不结婚的女人比比皆是，结了婚不生孩子也再正常不过。而且她又不是不想要孩子，只是想再过几年二人世界而已，可是为什么大家要天天在她耳朵边上絮叨——从“女人年龄大了生孩子不好”之类的生理卫生知识，到“等你年龄大了带孩子会比较辛苦”之类的家政服务常识，就差跟她宣讲“三从四德”了！而且最可怕的是，一辈子受传统观念束缚的公公婆婆天天打电话想要给她洗脑也就罢了，偏偏她那受过高等教育的爸妈如今也行动起来，隔三差五对她进行各种形式的说服教育，啊——她要疯了啦！

熟悉顾小影的人都知道，能把她逼疯的人，那得具备多么强悍的功力啊——顾小影，八十年代生人，自省艺术学院硕士毕业后留校任教，性格优点是活泼开朗，缺点是太活泼太开朗；模样嘛，还行，一米六五左右的身高，不胖不瘦，略微有点娃娃脸（这一点倒是和管桐有点相似，所以他俩看上去很有点“夫妻相”）；也算会打扮，只要不张口说话、不和学生们互扔粉笔头，只是安静地站在那里，任谁都会觉得这是个气质高贵的淑女；人缘好，善良，足够热情，也没有架子，和男生在一起时大大咧咧，和女生在一起时腻腻歪歪，在学生中口碑不错；脑筋转速很快，比较贫，有点话痨，心很宽，所有不开心的事情睡一觉就忘得七零八落……这样的一个人，从里到外，哪点不够顽强？

可是，就是如此顽强的一个人也马上就要被折磨疯了：刚开始的时候，顾小影还算是有点借口、有理由暂时不生孩子——因为结婚第一年曾经意外流产过，所以她总归可以拿“身体和精神上的损伤都需要复原”为理由，躲避了一阵子父母公婆的集体追杀。可一眨眼一年多过去了，按理说她向来强壮如牛的身体与乐观如猪的精神也都恢复得差不多了，尤其是上个月她还远赴蒲荫，与管桐一起庆祝了结婚两周年

纪念日。换言之，现在已经是他们婚后第三年的头上，她怎么就能依然沉得住气呢？

对此，顾妈想不通，顾爸想不通，管桐爹想不通，管桐娘也想不通……反正，除了小两口自己以及顾小影的那帮坚持“人生苦短、及时行乐”的“狐朋狗友”们，包括两边的亲戚、好心的同事、充满爱心的邻居大姐等在内的热心人士都开始着急了！冥冥中，一个充满活力、充满斗志的说服教育团正在逐渐形成并日益壮大起来！

上帝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她顾小影最怕听到的一句话是：还不打算要孩子吗？年龄也不小啦！

比“最怕”更怕听到的一句话是：有消息了吗？

呜呜呜……有消息了吗……每当抬头看见提问者那好心而热情的面孔，外加充满期待的眼神，她顾小影就会觉得这世界真是让人崩溃啊崩溃！

不过，人是会变的。

比如现在，上午九点，顾小影站在阳台上看孩子玩耍看不够，终究还是换上一条棉布裙子，拿了本书下楼去到不远处的小花园。她随便找处石凳坐下，把书搁在一边，饶有兴趣地看着不远处的两个男宝宝和一个女宝宝玩耍。宝宝们都是两三岁的样子，其中女宝宝明显比男宝宝还要调皮，她一边监督男宝宝们挖沙坑，一边晃着一个大约是已经喝完了的空矿泉水瓶。晃了几下感觉很是无聊，便趁一个男宝宝不注意，“啪”的一下子打在了他的后脑勺上！于是“哇”的一声，男宝宝号啕大哭！

看孩子的爷爷奶奶们似乎到这时才发现就在自己聊天的工夫居然就有如此暴力的事件发生，急忙打断话题冲上前去。女宝宝的爷爷十分不好意思地对男宝宝的奶奶赔礼道歉，男宝宝的奶奶大概觉得自己的孙子作为一个男孩子却如此懦弱很没有面子，可是心里又心疼自家孙子，所以一边说“没关系”一边抱着孙子使劲哄，还允诺说中午要给孙子买一个“里面夹鸡肉的大面包”（据顾小影分析应该是指 K 家或 M 家的汉堡包）……现场顿时一片混乱，顾小影看得乐不可支。

似乎，这也是她第一次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如果真的有个小孩子叫自己“妈妈”，给自己添乱却也添了很多乐趣的话，似乎，也不错。

可是，仔细想想，这事情也不是那么简单的。

众所周知，生孩子，那是个系统工程。且不说之前要搞“希望工程”、“封山育林”，中间还要不辞辛苦、勤加劳作……单说最本质的环节：这生孩子总得由夫妻二人齐心协力、同心同德、携手完成吧？可她顾小影的男人远在四百公里之外，一个月能见上一面就不错，她又不是蜗牛，也不能自体繁殖啊！

想到这里，顾小影就很郁闷。

“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

正发呆的时候电话响，听音乐就知道是“闺蜜”许莘。

顾小影接起电话问：“许编辑，一日之计在于晨，你不好好上班，给我打什么电话？”

“小苍蝇！”许莘的声音都颤抖了，完全难以按捺此时此刻激动的心情，“小苍蝇！我告诉你哦，我要发达啦！”

“发达？”顾小影抬头看看，天空很蓝，没有 UFO 的痕迹，“外星人要来接你回去？”

“呸，你才是外星人，”许莘就差手舞足蹈，“我发钱啦，哇哇哇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我请你吃饭啊！”

“等等，等等，说清楚，”顾小影一听见“钱”这个字就眼珠子发亮，恢复了一贯的精气神儿追着问，“你一个少儿出版社的能赚多少钱？你给我如实交代，要真是拿了很多钱，可别指望请我吃顿饭就打发掉我！”

“嘿嘿，我不告诉你，”许莘乐得眼睛都眯起来了，“反正我手头联系着几个目前很‘牛’的儿童文学作家，他们写那书不管加印多少册都还是不够卖！哈哈我好激动，我现在看见银行里的工作人员都恨不得亲一口！我要买房！我要买车！我要买——”

“大姐，你先买个男人吧，”顾小影幸灾乐祸，“每当我被我妈逼着生孩子的时候，只要一想到还在被逼着结婚的你，我就觉得这世界无比美好……”

“不要男人！男人有什么用，又不遮风又不挡雨，”许莘大手一挥，嘴巴快要咧到耳朵根，“你周末陪我去看房子啊，我听说有个楼盘有四十平米小户型，层高五米六，可以自己隔成复式房，那就等于八十平米的房子只要四十多万就能买到。”

“四十平米四十多万！还‘只要’？”顾小影尖叫，“许莘你个暴发户！你到底赚了多少钱啊？我去年买的那套三十三万的二手房还贷款十八万呢！五年之内我每个月要还银行三千三！”

“三千三对你来说还不是小菜？”许莘不以为意，“你多写点小说不就有了？”

“你说得容易啊，我还有科研论文要写呢，还要备课呢，我一年都写不完一本小说！你这才编一本书，还不用写，就能买四十万的复式房，”顾小影无比悲愤，“我强烈鄙视你们这种坐在金字塔顶端的人！”

“谁说是顶端了？我这才是真真正正的辛苦钱！你没看见我全国各地跑签售、做宣传的时候有多辛苦，几个月都没享受过双休日，”许莘叹口气，安慰顾小影，“再说我也是沾社里的光嘛，我们社去年码洋两个多亿，像我这样的小蜜蜂多劳多得喽。”

“还小蜜蜂呢，”顾小影翻白眼，“也没见你少吃少喝少堕落。按我说你一个女人买什么房子啊，来住我新买的那套二手房就行。少给点钱意思意思就好了，不给钱也可以。”

许莘纳闷：“新买的二手房……你不是说要搬过去住，然后把现在这套留给你公婆住？”

“我公婆不肯来，”顾小影说起这个就头疼，“他们说要来就是来给我们带孩子的，不然还不如在家种地。”

“好高尚……”许莘感叹，“你说他们好不容易把儿子培养出来了，难得儿媳妇还愿意接他们到城里住，他们怎么就不愿意出来过几天舒服日子呢？”

“所以我打算把那房子租给管桐的一个同事，再象征性地收点钱，还不到我每月房贷的三分之一，”顾小影叹气，“我发现我就不是个赚钱的命，其实这个地段三室一厅的租金收一个月两千甚至两千五都没问题。”

“我觉得你这样也没错，再怎么说你老公是政府官员，如果为了赚钱随便把房子租给别人，万一租给不可靠的人，将来出点什么事，你老公就甭干了。”

“所以我说你来住我的房子就好，新房子让男人买嘛。”顾小影盛情邀请，竭力游说。

“懒得跟你多说话，”许莘撂一句话收线，“周末等我传唤，我来接你。”

顾小影只来得及使劲翻了翻白眼。

放好手机再回头的时候，草坪上刚才还在哭闹的宝宝们早已愉快地再度合作起来：一个男宝宝把沙子挖到一个小桶里，另一个男宝宝负责把桶里的沙子搬到不远处的一棵小树下，而女宝宝负责把沙子重新堆成一个小土堆……顾小影真是忍不住从心底赞叹孩子们的才华，这是多么合理的流水线啊！

她看着看着就忍不住站起来走到女宝宝旁边，蹲下，指着土堆问宝宝：“这是什么？”

女宝宝抬头仔细看看她的脸，一本正经地回答：“家，这是蚂蚁的家。”

说完这句话，女宝宝歪一下脑袋，看着顾小影的眼睛，看了好久，突然喊：“阿姨！”

顾小影心花怒放，马上甜甜地答一句：“哎……”

没等说话，运沙子的男宝宝跑过来，站在女宝宝旁边，也看着顾小影，大声叫：“阿姨！”

“乖……”顾小影心里真是瞬间就开了一万朵花，只恨自己的笑容为什么不能再甜一点。她一边伸手摸摸男宝宝的脸，一边看着男宝宝笑，“好聪明，你几岁了？”

“三岁半了。”这个男宝宝没等说完，另一个男宝宝又冲上来，大喝一声：“阿姨，我三岁了！”

顾小影看看顷刻间围在自己身边的三个聪明伶俐的宝宝，觉得真是开心得不能再开心了！她恨不得能长四只手，一下子把三个宝宝圈在自己怀里。她也纳闷：以前自己没有这么喜欢孩子啊！也没这么招孩子们喜欢啊！通常两三岁的孩子会黏顾爸顾妈但不会黏她，她还一直觉得自己没有小孩子缘呢！

难道，当她想要个孩子的时候，全身上下的磁场会发生变化？

结果晚上接到管桐电话的时候，顾小影就问了一个问题：“哎，老公，你说我现在是不是头顶着圣母的光环？为什么小孩子们都开始喜欢我了？”

“圣母？”晚上十点多，管县长在办公室加班，本来有点犯困，结果听到这句话就笑醒了一半，“老婆，你对咱儿子的要求也太高了。”

“女儿，”顾小影纠正，“要把能生女儿的信念，牢牢种植于你的内心深处。”

“为什么儿子就不行？”管桐很纳闷。

“儿子是赔钱货呀！嫁出去的儿子泼出去的水，有了媳妇忘了娘……前人的智慧啊，你没听说？”顾小影说完了才转转眼珠，“管桐你是不是特别想要个儿子啊？”

“都行，都行，”管桐一边低头看办公桌上第二天要用的讲话稿一边敷衍，“社会进步了，男女都一样。”

“是吗？”顾小影似笑非笑，“那万一是个儿子，你爸妈得多高兴啊！”

“他们也无所谓，男女都一样。”管桐翻翻办公桌上的笔筒，找到一支铅笔，拿过来边看稿子边勾勾画画。

“才不信，”顾小影很不屑，“你说的话没几句可信的，你对你爸妈可能还没有我了解，我保证他俩盼的是个孙子。”

“嗯，我觉得按他们现在这个状态，可能已经顾不上是孙子还是孙女了，”管桐边看稿子边说，“应该是只要有个孩子，他们就知足了。”

“真的啊？”顾小影高兴了，“那要不，老公，咱们生孩子吧！”

“什么？”听到这话的同时，管桐手一顿，尖尖的铅笔头一下子戳到桌子上，“咔嚓”就断了，他把铅笔扔在一边，好像没听清似的又问一遍顾小影，“你说什么？”

“生孩子吧，老公，我觉得我现在特别喜欢孩子，特别想要个孩子，”顾小影满脸幻想的陶醉，“一个软乎乎的小孩子，你抱在手里，比抱只小猫小狗的感觉好多了。”

“可是，你一个人在那边，我还有接近一年才能挂职结束，”管桐觉得真为难，隔着电话线又看不清楚他老婆是突发奇想还是来真的，“你怀孕了，一个人也不方便啊……”

他不敢往下说了，一年前的惨痛经历他记忆犹新——那时候，他刚刚来蒲荫，正是新官上任三把火的时候。他很久没有回家，只恨不得把所有时间都砸在熟悉工作上面。所以，他不知道自己的老婆怀孕了，不知道她妊娠反应得厉害，不知道那时完全没有做好准备的她内心有多么彷徨无助，不知道当那个孩子意外失去的时候她心里是多么难过。偏偏当时又恰逢蒲荫发生特大交通事故，他忙着处理善后工作，连她的电话都来不及接……后来过了很久，每当他设身处地地想起当时的情景时，他都不得不承认，以一个女人的角度来讲，当她失去了一个孩子，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时，她最需要的，的确是她的丈夫！而设若她打了整整一晚电话都联系不到她的丈夫时，那样的绝望，该是怎样的噬骨穿心？

结婚两年余，管桐扪心自问，他的生活里除了挂职、出差，就是彻夜加班。他在家陪媳妇的时间满打满算连半年都不到，他常常觉得愧对她，可是他除了说“老婆你辛苦了”、“老婆对不起”，别的什么都不会说，也没说过。

电话那边，顾小影大概也想到了这些，于是也一同沉默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管桐听到顾小影说：“可是，我还是想要个孩子。”

管桐叹口气。

静谧的夜里，他没有说话，她也没有说话，隔着一条电话线，他们在看不见彼此的空间里感受对方的呼吸。

管桐不知道，其实顾小影很想问他：管桐，人生那么短，你忙事业，忙前途，你几时才能回头看看自己的这个小家？

都说奋斗是为了有资格享受生活，享受生活是为了更好的奋斗……可是管桐，你只奋斗，不享受，你忙得连个孩子都要不起，你累不累？

(2)

刚和管桐讨论完生孩子的话题，第二天下午，顾小影就接到了公公管利明的电话。

说到管利明，真有点一言难尽……反正这么说吧：给管家当了两年多的儿媳妇，顾小影最喜欢婆婆谢家蓉，虽然她不识字吧，但温和，脾气好，也不多话；最愁的就是公公管利明，他虽然人不错，对她顾小影也算蛮好，早年外出打工还见过点世面，但可怕就可怕在他总觉得自己见过的是大大的世面、走过的桥比小两口加起来走过的路都多，所以凡事总喜欢指指点点，一旦遭到否定就会暴跳如雷、絮絮叨叨，这让习惯了“有理说理，没理退散”的顾小影很是郁闷。

这次又是这样，顾小影一接起来就听见管利明的声音：“小影啊，我听管桐说你们还没把贷款还上？实在不行让你妈去打工，赚点钱贴补贴补你们吧。”

顾小影当时还在系办公室排着新学期的课时表，听到这话吓了一跳，赶紧从一堆老师中退出来，躲到楼梯拐角处问一遍：“爸爸，你说什么？”

“我说村里开了个皮包加工厂，你妈要去接点活计来做，给你们贴补贴补，”管利明忧心忡忡，“我听管桐说你们贷款了十八万？十八

万啊！那是多大一笔钱啊！我们庄户人活到这么大岁数都没见过十八万！你说你们得哪辈子才能还完啊！”

管利明一连串地叹气，顾小影觉得莫名其妙——不就是十八万吗？又不是一百八十万！人家许莘那个暴发户都要买每平米一万多的复式房了，自己才贷款十八万，至于让管桐他爹愁成这个样子吗？

管利明见顾小影不说话，大声问：“你说我说得对不对啊，小影？我早就跟管桐说过，你们现在那个房子小归小，我们老两口，加你俩，再加个孩子，住起来也足够了。你说你们还买什么房子啊？买就买吧，还买那么大的，听说有三间房？你们住得了吗？管桐还说得弄间专门放书的屋，你说那书放哪儿不行啊？放箱子里、地上、架子上，实在放不开就擦墙根里，还用单独弄间屋啊？你们小年轻啊，太不会过日子了啊……”

“爸爸，爸爸，你听我说两句，”顾小影一跟管利明说话就头大，只好努力按捺自己不耐烦的情绪，讲事实说道理，“爸爸，管桐一年有五万多的薪水，我一年也有四万多，加上我还有稿费，其实我们就算吃吃喝喝，最多三四年也能还清贷款。我们之所以贷五年期，就是不想让自己活得那么累……”

“哎呀现在的年轻人怎么都这么不能吃苦！”管利明很生气，后果很严重，“我们一辈子都种地，打工，给人家扛砖，也没觉得累！你妈怀着管桐的时候，到生孩子那天还在地里干活，也没觉得累！你们这才干了多少活儿，天天坐在家里都能赚钱，还怕累？”

顾小影真快绷不住了：“爸爸，不是只有体力劳动才叫劳动，脑力劳动也同样很辛苦的。我们这么辛苦赚点钱，再不抓紧消费一下，享受享受，都累死了又不能把钱带进棺材里。”

多年的战斗经验告诉顾小影，和管利明说话，忍气吞声也是不中用的，反正最后都得听他吵、絮叨、数落，那就抓紧时间把自己想说的说了，说一点是一点，省得憋死自己——尽管她也知道，她说不说都没用，因为管利明这人忒倔，只认自己的那套理论，别人说的压根听不进去。

果然管利明就怒了：“享受什么享受，你们才多大啊！我都这么大岁数了也没享受过！”

“爸爸，我们买房子就是为了让你们来享受享受城里的生活啊，”顾小影真快被他噎断气了，只好努力克制着说，“城里可方便了。你们上次来的时间短，觉不出来，等多住段时间就知道了，要不怎么那么多人人都想当城里人呢，还是因为舒服啊！爸爸，你和妈妈劳苦功高，把管桐培养出来了，还不赶快出来过两天好日子？早熟悉一下城市生活，将来带孩子不也方便吗？”

顾小影知道最管用的就是提“孩子”这个话题，因为只有提到这个话题的时候管利明虽然焦急，但会很愉悦。

果然听到这句话管利明就欣慰了，语气也软和了很多：“你们打算要小孩子了啊？好啊，得抓紧点啊！管桐都三十六了，再不要孩子都来不及了。”

顾小影翻个白眼，心想有这么埋汰自家儿子的吗？什么叫“来不及了”？嘴上倒是笑呵呵的：“爸爸，管桐才比我大五岁半，其实严格讲起来他今年才三十三岁半！”

“在农村就是虚两岁！”管利明其实也很火大，觉得跟这个儿媳妇也很不好交流，他也纳闷，当初见面的时候觉得这孩子挺听话的，怎么越过日子越发现说不到一块去呢？

顾小影终于不吭气了，她忍不住又想起了管桐曾经说过的那句话：我们这么努力才走出来，让自己的后代可以在城市里受更好的教育、看更大的世界，为什么还要用农村的标准要求自己？

第一次听这句话的时候，顾小影承认，她很震撼。她从小在蜜罐里泡大，没有尝过生活的艰辛，想象不到一个农村孩子跳出农门的过程有多艰苦。可现在她知道了，哪怕她再震撼于管桐奋斗过程的艰难，也甭指望管利明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松动——因为这么多年来，他已经习惯了用农村的思维考虑问题，他牢牢扎根在土地上，淳朴却也固执。

听见顾小影没动静了，管利明也终于消了点气，口气和缓了一些，问：“你们中秋节怎么安排的？国庆节呢？”

因为结婚后一直都是两家人一起过中秋节，所以顾小影想当然地答：“爸爸你们过来过节吧，还可以一起看看新买的房子。”

不提房子还好，一提房子，管利明又开始为“十八万”发愁：“算了，我们不去了，你妈晕车那么厉害，去一次死一次，不去了！我看你们也别回来了，一次来回也得五百块钱呢，省点钱早还贷款吧！”

顾小影真是无奈了，只好解释：“十八万我们真的能还上啊爸爸……”

管利明不理顾小影，还是自说自话：“我看你国庆节也别回你爸妈那里了，你们那里更远啊，回去一趟五百还不够吧？也省省吧。”

顾小影一听这话就又炸了：这叫什么话啊！你不想念你儿子，我还想念我爸妈呢！我爸妈还想念我呢！我又不花你的钱，你凭什么管我啊？！

磨牙，磨牙，继续磨牙……一直磨到管利明终于放下了电话，顾小影恨不得仰天长啸：疯啦！疯啦！！要疯啦！！

因为出离愤怒，顾小影觉得自己的脑袋都在冒火，急需找人发泄一下心中的怨气！在走廊里逡巡了几个来回，终于遇到了自动送上门的五好青年、永恒的炮灰男江岳阳同志——江岳阳是管桐的师弟，也算是帅哥一枚，本科毕业后到艺术学院工作，本来是研究生部的专职辅导员，去年提拔到校团委当上了团委副书记。这天下午他本来是路过教学楼，因内急而专程进来上洗手间的，结果就那么倒霉，刚从洗手间出来就撞上了正在走廊里喷火的顾小影。

江岳阳还不知道自己马上就要被“喷”的既定命运，还一边甩着手上的水一边笑呵呵地打招呼：“顾小影，你在男厕所门口转悠什么？”

“别找事儿，烦着呢！”顾小影斜眼看看江岳阳，没好气。

“咦？”江岳阳很好奇，“谁惹你了？”

“管桐他爹。”顾小影不耐烦。

“你公公又怎么得罪你了？”

“他管闲事儿，”顾小影想起来就忍不住磨牙，“他说我们贷款十八万是笔天文数字，他愁得夜不能寐。让我为了省钱，早日还贷，国庆

节就不要回家看我爸妈了。哎你说我看我爸妈关他什么事儿啊？又不花他的钱！”

“你跟他说你回家不花钱不就结了，”江岳阳不以为然，“你就说你爸妈太想你，把回家的车票都买好寄来了，看他怎么说。嘁，多大点事儿啊！”

顾小影一愣，顷刻间火气灭了一半，过会儿才上下打量着江岳阳说：“对哦，我怎么没想到……江老师，你这两年很有长进嘛！”

“呵呵，主要是因为我妈刚给我打过电话，”江岳阳叹口气，“我妈说我要是再不回家看看她，她就给我寄两张回家的往返车票。她说她就不信了，都报销差旅费了我还能不回去。其实我哪是不回去啊，我这不是暑假带学生们去支教了吗？我也没想到支教完了紧接着就去参加团省委的培训，我这个暑假算是泡汤了。”

“你可以说你终日奔波在相亲路上，”顾小影一肚子馊主意，“你爸妈肯定支持你！”

“哎哎哎，我不结婚碍着你们什么了？怎么一个个都跟催命似的，好像不结婚就是怪物一样，”江岳阳很不满意，“顾小影你没事回家生孩子去，别搁这儿添乱！”

“哇呀呀呀呀！”顾小影张牙舞爪地死命挠了江岳阳几下，“最讨厌人家说这个话题！”

“所以才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江岳阳一边抵挡顾小影的进攻一边说，“晚上我请你吃饭吧。”

“咦，你会那么好心？”顾小影很奇怪，“捡钱了？”

“我有那么抠门吗？”江岳阳瞥顾小影一眼，“我是看你闲得无聊，所以表示一下人道主义的同情。”

“我才不闲，我晚上要去段斐师姐家看果果，”顾小影想到两岁的果果就兴高采烈，“哦对了，忘记告诉你了是吧，师姐把她在理工大学的那间宿舍装修后搬回去了，她爸妈也来了，帮她看孩子呢。”

“她还是一个人？”江岳阳和段斐的前夫孟旭住在同一栋楼上，又都是艺术学院的老师，所以对他们离婚的始末了解不少，知道当年段

斐就是在那套房子里将自己的丈夫和第三者“捉奸在床”的，所以后来离婚后她宁愿住在表妹许莘家，也不愿回自己的房子里住。

江岳阳想了想，又补充一句：“其实孟旭和那个第三者也分开了。”

“那是必然的，”顾小影恨恨的，“那姑娘本来就是为了考孟旭的研究生才和他在一起的，就是长得漂亮点嘛，居然就能滚到床上去。人家现在考上名校研究生了，老早奔赴大都市开始新的人生，孟旭不被踢了才怪。”

“不打算复婚？”江岳阳想到了很久没见的小果果，总觉得有点心酸，“孩子长大的过程中，如果没有爸爸在身边，其实并不好。”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似乎微微叹了口气。顾小影抬头看看他，笑一笑道：“还是随缘吧，总会越来越好的，对不对？”

江岳阳点点头，顾小影扭头往窗外看出去：郁郁葱葱的夏天，一切都生机勃勃，可是为什么，她心里，始终有隐隐的担忧？

顾小影心里担忧着的那一个，其实就是段斐。

自离婚以后，段斐的状态……怎么说呢，看上去是十分好：仍然笑容可亲，忙工作的时候也不失干练爽利，裙裾飘飞，打扮一天比一天摩登——或者说，离婚后的段斐甚至比她当年在艺术学院念书或大学毕业刚去理工大学工作的时候还要漂亮、年轻、时尚！

可是，知情人看在眼里，却愈加心疼。这分明就是一种刻意的强调，似乎是要用某种显而易见的不在乎，来强调某些快乐的存在，来努力昭示一些未曾消逝的青春——你明知道，卸去这些光鲜亮丽的伪装之后，一道道的伤口，仍然没有愈合。

怎么可能这么快就愈合呢……那毕竟是一场曾打算托付一辈子的婚姻，是一夜之间就生生弄丢了婚姻，是果果的爸爸从此再不会陪她长大。

看着这样的段斐，顾小影心里着急，却又不能表现出来，偶尔和许莘通电话，两人隔着电话线长吁短叹，都觉得这个问题比想象中更加棘手。

离婚后不久，段斐就开始一场又一场地相亲。

那段时间，她总是兴高采烈地奔赴陌生的约会，再带着淡然的表情回来。她告诉顾小影和许莘，我们只有在战术上重视敌人、在战略上藐视敌人，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

顾小影和许莘忧心忡忡，她们很想说其实爱情不是战争，没有谁胜谁负，可是这话她们说不出口，便只能焦急又忐忑地耗着。

到这时她们已经知道了，有时候，有些事，仿若雷区，不能碰触。哪怕是善意的，也不可以。

就在这种情况下，有一天，果果突然生病了。

开始的时候不过是有点发低烧、厌食，段斐用物理方法给果果降温，可是没有什么明显效果，到晚上的时候觉得不对劲，一掀衣服，果然看见大大小小红色斑疹，没过多久就变成了透明的小水疱。

要是换在平时，段斐即便记不清自己长水痘时的样子，但触类旁通地想想，应该就能想到这是水痘。可当时深更半夜的，一个独身的女人带着个孩子，想保持冷静也很难。

段斐急得乱转，冲过去就拍许莘的房门，带着哭腔喊：“莘莘，莘莘，醒醒，果果生病了！”

许莘睡得颠三倒四的，被段斐拍醒，吓得一个挺身从床上坐起来，待听清段斐说的是什么之后，拖鞋都没顾得上穿，抓起一件睡衣就往段斐屋里跑。沿途撞到了沙发角、衣柜边，连疼都顾不上，几乎是扑到果果的小床前，灯光下，眼见着果果全身长满了清亮得似乎随时都会爆裂开的小水疱，周围还笼着浅红色的晕。果果一边扭动身体一边哭，手不自觉地就往身上抓，段斐急忙固定住她的手，怕她抓破了水疱感染。

许莘急得满头汗，问段斐：“这是什么？”

段斐哭得泪眼朦胧，早就没有了主意：“我不知道，我从来没见过。”

许莘努力吸口气，站起身交代段斐：“姐，你抱上果果，我去楼下发动车子，咱们这就去医院。”